

八十年代

E I G H T I E S

一个艺术与理想交融的时代

杨卫 李迪/主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

学生时代 / 王川 我的八十年代 / 杨小彦 泛黄的八十年代 / 杨
我与七七七、北方艺术群体、新历史小组 / 任戡 我的成长故事 / 舒群
伟 我亲历的“北大美术社”时代 / 李晓峰 《中国现代艺术史》的生产故事 / 李路明 残酷而又光
麓先生与八五时期的《美术》杂志 / 王小箭 我的八十年代 / 方力钧 八十年代在央美的故事 / 陈
林 八十年代 的记忆片段 / 李迪 我在
兵到美院学 生 / 王水泊 梦想与服从 / 张永旭 “美院八年那些事” / 李天元
我的另类经历 / 王华祥 我的八十年代杂记 / 袁武 回眸八十年
一种中国当代 艺术生长的个人经验 / 管郁达 灼热的年代 / 杨卫 我的学生时代 / 王川 我的八十年
王川 我 路历程 / 叶永青 我与七七
徐虹 心 事 / 舒群 “八五”
我的成长故 社”时代 / 李晓
的“北大美术 又光荣的日子 / 邹建平 邵大箴先生与八五时期的《美术》杂志 / 王
陈默 我的八十年代 / 温普林 八十年代的记忆片段 / 李迪 我在
生 / 王水泊 梦想与服从 / 张永旭 “美院八年那些事” / 李天元
回眸八十年代 / 林墨 县城记·一种中国当代艺术生长的个人经验 / 管
八十年代 / 杨小彦 泛黄的八十年代 / 杨劲松 我的八十年代 / 徐
、新历史小组 / 任戡 我的成长故事 / 舒群 “八五”的回忆 / 丁
时代 / 李晓峰 《中国现代艺术史》的生产故事 / 李路明 残酷而又光
杂志 / 王小箭 我的八十年代 / 方力钧 八十年代在央美的故事 / 陈
迪 我在八十年代的求学生活 / 孟禄丁 从一个美术兵到美院学生 / 王
天元 我的另类经历 / 王华祥 我的八十年代杂记 / 袁武 回眸八十年
/ 管郁达 灼热的年代 / 杨卫 我的学生时代 / 王川 我的八十年
/ 徐虹 心 路历程 / 叶永青 我与七七
舒群 “八五” 的回忆 / 丁方 废墟中的
《中国现代艺术史》的生产故事 / 李路明 残酷而又光荣的日子 / 邹

八十年代

E I G H T I E S

一个艺术与理想交融的时代

杨卫 李迪 / 主 编

CTS |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十年代：一个艺术与理想交融的时代 / 杨卫，李迪编.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356-7428-9

I. ①八… II. ①杨… ②李… III. ①艺术史—中国—现代 IV. ①J1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6743号

八十年代——一个艺术与理想交融的时代

出 版 人：李小山

主 编：杨 卫 李 迪

责任编辑：罗 彪

责任校对：谭 卉 王玉蓉

装帧设计：田 飞

制 作：杨熙婷 吴 佩 李馥芷 朱 俊

出版发行：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北新码头95号)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5

版 次：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56-7428-9

定 价：68.0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0731-84787105 邮编：410016

网 址：<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market@arts-pres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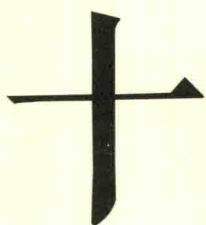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731-84473305

G

E

S



T

七

H



一

I

丨

I

一

/ 目 录 /

- 07 我的学生时代 / 王 川
- 21 我的八十年代 / 杨小彦
- 33 泛黄的八十年代 / 杨劲松
- 49 我的八十年代 / 徐 虹
- 65 心路历程 / 叶永青
- 83 我与七七七、北方艺术群体、新历史小组 / 任 戩
- 93 我的成长故事 / 舒 群
- 107 “八五”的回忆 / 丁 方
- 119 废墟中的记忆 / 曹立伟
- 135 我亲历的“北大美术社”时代 / 李晓峰
- 171 《中国现代艺术史》的生产故事 / 李路明
- 177 残酷而又光荣的日子 / 邹建平
- 199 邵大箴先生与八五时期的《美术》杂志 / 王小箭

- 207 我的八十年代 / 方力钧
- 245 八十年代在央美的故事 / 陈 默
- 259 我的八十年代 / 温普林
- 265 八十年的记忆片段 / 李 迪
- 287 我在八十年代的求学生活 / 孟禄丁
- 297 从一个美术兵到美院学生 / 王水泊
- 309 梦想与服从 / 张永旭
- 335 “美院八年那些事” / 李天元
- 347 我的另类经历 / 王华祥
- 357 我的八十年代杂记 / 袁 武
- 371 回眸八十年代 / 林 墨
- 379 县城记——一种中国当代艺术生长的个人经验 / 管郁达
- 387 灼热的年代 / 杨 卫

/回 望/ 八 十 /年 代/

■ 杨 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无尽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觉得它比“五四”都更加耐人寻味。因为同样是启蒙，八十年代已经有了“五四”的启蒙作为铺垫，因而在启蒙的深度上，比“五四”更能触及灵魂深处；同时，它面临的又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世界当代文化背景，在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广度上，似乎也超越了“五四”的知识局限；而更为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是在一个统一的和平环境中拉开帷幕的，不同于“五四”前后诸侯割据、广分天下的破碎局面，在时代精神的共鸣与社会开放的共识方面，都更为民心所向……所以，经历了此前“文革”的故步自封，再度开放，八十年代也就成了一个全民亟待更新的时代。事实上，八十年代那种求新求变的诉求，既是自上而下展开的，也是由下而上托起的。正是这种上下联动，形成合力，推开了沉重的历史之门，也催开了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使八十年代无不洋溢着一种绽放的舞姿。

对于八十年代，我始终认为，很难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阶段来对照和比较。因为眼界不同了，对于时代精神的理解，也与过去有了霄壤之别。事实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潮流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这使得中国作为世界当代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文学艺术的创新上，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一些亘古未闻的新概念、新名

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诸如现代派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新小说、存在主义、黑色幽默等等，霎时间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而现代艺术的风起云涌，更是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将印象派到立体派、野兽派、未来派、达达派，以及波普艺术等西方一个多世纪的风格史重新操演了一遍……虽然这些思潮迭起，犹如过山车一般，常常是稍纵即逝，但不可否认，它们破天而降，由心而生，却是洗涤了陈旧的世风，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由此而焕然一新。

回头看八十年代，确实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精神财富。对于这些财富的发现和挖掘，也许还要持续若干年……

当然，八十年代也并非完美无瑕，至少它的被迫终结，就足以成为千年一叹。如果说“五四”的启蒙是被救亡所取代，那么八十年代的理想，则是被后来的经济大潮所淹没，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正因为如此，八十年代才更加令人缅怀，让人流连忘返。也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和画家李迪先生一拍即合，萌生了一起来回顾八十年代的念头。为了能使八十年代更为全面而立体地展开，我们除了自己撰文以外，还分头邀请了一些周围的师友来共同追忆。于是，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大家的积极配合之下，便有了现在这本书。

参与这本书写作的作者，均是八十年代过来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其中大部分都是参加过当年现代艺术运动的风云人物。因而，他们的回顾与反思，不仅可以呈现出他们各自介入现代艺术、参与时代的成长历史，同时，还能从一个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审美流变，弥补艺术史写作的某些情感空缺。抑或可以说，这本身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口述艺术史。

本来，作为这其中最为年轻的一员，我并无资格来参与主编这本书，但作为受八十年代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受益于那个年代，自然也希望反馈给那个年代更多的人文激情。谢谢李迪先生的合作！谢谢众多师友的配合！如果说一个人回忆，只是一点星光，那么，一群人共同回忆，则可以照亮一片夜空。

谨以此献给八十年代！

2014年11月28日于通州

/ 目 录 /

- 07 我的学生时代 / 王 川
- 21 我的八十年代 / 杨小彦
- 33 泛黄的八十年代 / 杨劲松
- 49 我的八十年代 / 徐 虹
- 65 心路历程 / 叶永青
- 83 我与七七七、北方艺术群体、新历史小组 / 任 戩
- 93 我的成长故事 / 舒 群
- 107 “八五”的回忆 / 丁 方
- 119 废墟中的记忆 / 曹立伟
- 135 我亲历的“北大美术社”时代 / 李晓峰
- 171 《中国现代艺术史》的生产故事 / 李路明
- 177 残酷而又光荣的日子 / 邹建平
- 199 邵大箴先生与八五时期的《美术》杂志 / 王小箭

- 207 我的八十年代 / 方力钧
- 245 八十年代在央美的故事 / 陈 默
- 259 我的八十年代 / 温普林
- 265 八十年的记忆片段 / 李 迪
- 287 我在八十年代的求学生活 / 孟禄丁
- 297 从一个美术兵到美院学生 / 王水泊
- 309 梦想与服从 / 张永旭
- 335 “美院八年那些事” / 李天元
- 347 我的另类经历 / 王华祥
- 357 我的八十年代杂记 / 袁 武
- 371 回眸八十年代 / 林 墨
- 379 县城记——一种中国当代艺术生长的个人经验 / 管郁达
- 387 灼热的年代 / 杨 卫

王川

195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80年油画作品《再见吧，小路！》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优秀奖，王川由此崭露头角。1984年调入深圳市文联，开始转入抽象艺术的探索，是中国抽象艺术的代表艺术家之一。多次在国内外办展。作品曾为香港会展中心、大英博物馆及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博物馆收藏。现居北京和成都等地。



/我的学生时代/

■ 王 川

1970至1978年间，我在铁路单位工作生活了八年，也就是在深山老林里流浪了八年。我对绘画长期以来都有着深深的迷恋，但我只是一位铁路工人……

1978年9月，我考进了四川美术学院（简称“四川美院”）中国画系学习中国画（当年因年龄已二十六岁，不能进入油画系），课程是中国书法、花鸟、山水、人物。二年级时，我分到专习人物的专业。

1977级油画系因程丛林学友（现居德国）创作的大型布上油彩《为什么？》、《我爱油田》，1978年王亥（现居香港）的油画作品《春》在全国美展上获奖，引起美术界高度关注。四川美术学院领导因此很重视学生的创作，这是四川美术界因“文革”中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参与《收租院》的创作取得成绩之后，再一次成为“伤痕”、“乡土美术”的一个亮点，学校鼓励更多的学生画创作草图。四川美院为此很是热闹了一阵子，几乎成为全国其他美术学院的官方正面效仿典范和对象。我是中国画系的二年级学生，全系十二位学生当中，我的素描基础是最好的，但是，我很清楚四年的习画过程中，按一种模式和指标学习的学生，被动地被教授写实主义这一套苏联教学体系，到四年级毕业时，全班同学的素描基础水准都差不多。我毕业后，素描水准确实没有任何的提高，反而想象

力退化，我必须质疑这种教学模式，因为技巧问题的考量并不是艺术本身的问题。

在四川美术学院创作的热潮中，在院领导的支持下，我跟何多苓、王亥三人借了一间空闲的教室画画，各自画各自的油画。我找到一块150cm×80cm的旧画布（已由工农兵学员画过的习作），直接就在画面中间涂了一个女知青的头像，她在夕阳的逆光之中，脸部表情很复杂，脸上可以读到一个少女上山下乡去农村，经历生活的艰苦之后，在离开乡村时的那一瞬，她是一位成熟而沧桑的女人。这幅画表达的是我在山沟里修铁路做苦力三年后辞别时的心境，纯属有感而发，此画画了三天，一气呵成，没有任何改动，取名《再见吧，小路！》。

1979暑假之前，在某日下午三时，四川省青年美术作品展的评选在四川美术学院内进行，在几间教室中摆放了几十幅油画作品（几乎都是油画系学生的作品），院领导正在审查作品。而油画系学生的作品是“家养的”，我的油画《再见吧，小路！》是“野生的”。只轮到刘国枢教授一人审稿。他问我：“这个女人在做什么？脸上惆怅是何意思？”我恭敬地说：“她在离开乡村时，有一种内心说不清楚的东西。”刘老师批评说：“离开乡下农村应该是很高兴的表情，而你的这个女人的脸色画得太差，看上去很惆怅，也不肯定。好像这幅画也没有画完，你画完之后再说吧！”总之，也就是说这幅画落选了。

后来，装潢系的同学李新建（现居巴黎）告诉我说：“送作品的大卡车停在这栋教学楼外，选上的作品下午四时要运走，拉到成都的四川美术馆去展览。”他悄悄地说：“车上已经快要装完作品了。还可以悄悄塞两幅画进去（他有一幅《远古回声》的布上油彩也落选），我们把这两幅作品塞进去。”这事我很惊讶，这种神圣的美展岂可乱来？我不敢有任何动作，他急促地说：“赶快去抬画，我帮你一起抬上大卡车。”于是我们将

各自的画果断地硬塞进了卡车里的缝隙。我觉得这件事好像是一种玩笑。

一周之后，成都传来消息，说我的《再见吧，小路！》在四川省青年美术作品展出时，获青年人好评，还有《再见吧，小路！》作品的黑白照片卖，两角钱一张，四川美术馆的小卖部排队购买的人也很多……

两周之后，成都来说，《再见吧，小路！》由四川省美术界十人组成的评选小组评委以全票方式通过送北京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全国美协的评委中，部分老画家认为这幅作品有一种很低落的情绪，内容并不积极和健康向上，他们对这幅作品获奖的事宜争论了半天。但中年画家评委很肯定这幅作品，认为其情绪饱满，来自于真实的生活，人物的情绪很耐人寻味，至少在全国一级美展



王川、何多苓摄于1981年成都



1981年合影右起王嘉陵、杨千、王玄、王川、华君武、艾轩、程丛林、罗中立、江丰、朱毅勇



王川、杨千、何多苓摄于1981年成都

上应该给这件作品二等奖。最后，《再见吧，小路！》以多数评委的票选，获得了三等奖。《美术》杂志在1980年12月发表了这幅作品和我的文章，《再见吧，小路！》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

1981年，我向学校领导提出自己有很多创作的想法，很想跟油画系的学生一样搞油画创作，但不脱离学习中国画课程。也是因为《再见吧，小路！》的获奖得到一点实惠。学院领导看了我的草图，发给我五十元的制作费。其实，当时我就是想摆脱陈旧的传统山水、花鸟课程的枯燥。当然我的草图跟作品《幸存者》的完成是两码事。接着我画了200cm×150cm这张布上油彩的作品（我将父母的影集都看了几遍，发现几乎都是很呆板的发黄了的纪念照片，但信息十分丰富）。我随手从人物头上开始画，女人是有照片参考的，男人是想象虚构的。由于我出身于所谓“革命干部”家庭，我对人物背景很清楚。这张照片历经沧桑岁月和磨难。我的头脑里的“点子”多起来，手上的功夫弱了下来，并开始有意破坏和制造烧毁的痕迹，并试着烧了几幅照片，观察焚烧之后的照片，并考虑其如何拼贴在镜框里，在三天之内完成了这幅布上油彩作品。

在四川省青年美术作品展上，四川省美协主席李少言先生专断地说，这幅画以《幸存者》命名是错误的，是有问题的，必须要更名。《美术》杂志1981年1月刊用了这幅作品，那时，我在成都结识了北京《美术》杂志社的编辑栗宪庭先生，他说：“李少言是一位‘独裁者’。”

后来，我在《美术》杂志上看到此画发表时的命名是《新婚照》。我于1981年9月，应邀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年油画工作者座谈会（共三周时间），在人民大会堂里，全国青年油画家受到中央领导宴请。乘飞机返回重庆四川美术学院后，中国画系老师有意跟我保持了距离。展览中，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在魏传统（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魏传义的哥哥，解放